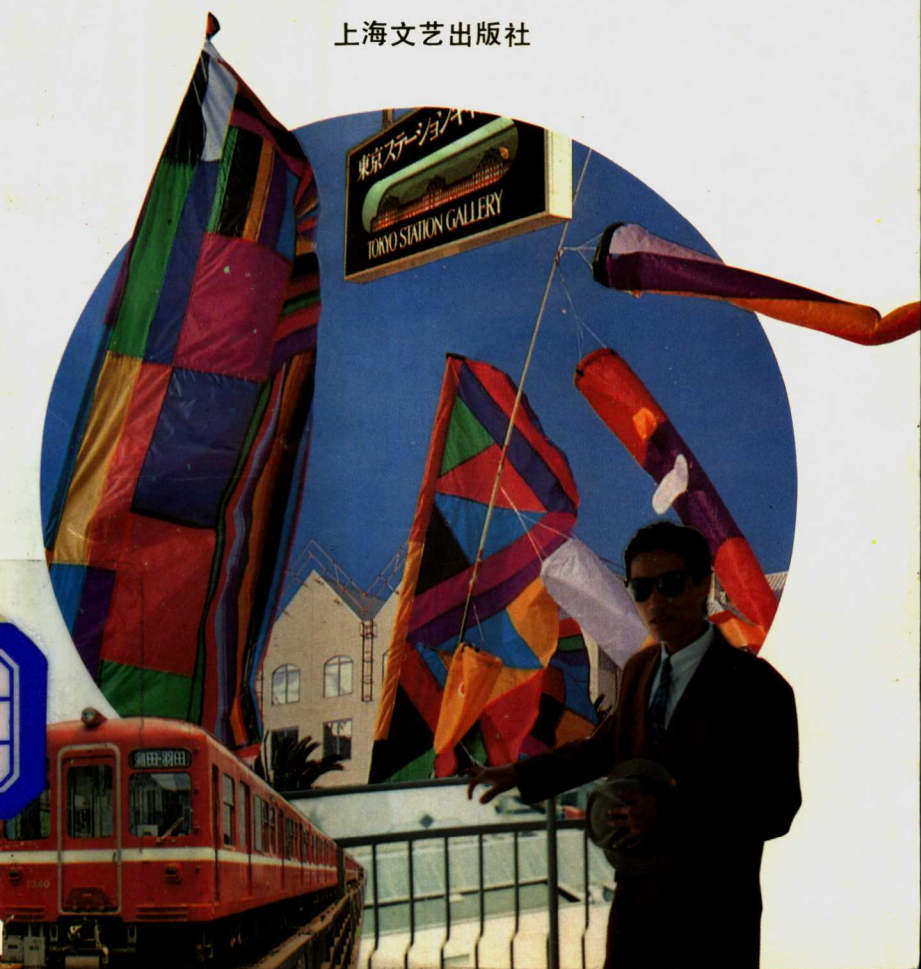


西洋镜丛书

东京都的福建先生

黄星夜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I 24
945



西洋镜丛书

东京都的福建先生

黄星夜 著

(沪)新登字103号

责任编辑: 张 森

封面设计: 陆震伟

东京都的福建先生

黄显夜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178,000

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0 册

ISBN7-5321-1231-4/I.944 定价: 6.90

内 容 提 要

这是青年作者黄四川创作的一部独具特色的反映留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

出生在福建一条山沟里的青年黄天民，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借贷东渡扶桑，来到东京独闯天下。他白天上大学念书，夜里奔波打工，又自办公司，有资金近亿日元。在情场上，他结识了日本歌星中野洋子，由相爱而同居。金钱和美女，可谓一帆风顺地降落其身。但好景不长，他卷入了东京黑社会帮派组织的纠葛之中，最后落得个破产的结局。

小说以独特的构思，丰富的情节，异国的生活，生动的人物形象，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留学生生活的多采画卷，读后令人感慨万端，令人思潮起伏。

目 录

楔 子	1
一 灯火辉煌的地方,那里是东京	8
二 远离东京的地方,是故土家园	44
三 在东京,你将会有更多的记忆保存	70
四 在东京,真诚有时要付出代价	111
五 机遇来临时,你躲避不了仍然在东京	148
六 在东京,生活并非总是一支歌	193
七 东京夜夜歌舞,不知人归何处	236
后 记	285

楔子

那天夜间，黄天民打开他的高级红色公爵牌轿车车门，把中野洋子让进去坐下后，问她：

“我们去哪里呢？”

“去银座吧！”她说。

“好吧，去银座。”他说。

对，去银座！认真说起来，他的东京生活是从银座开始的。那是在五年前，他刚到东京不久，准确地说，是到东京的第三个星期，他就到银座工作了。他一到东京就听说了，银座是东京的一个高级商业区和游乐区。那里有很多一流的商场，一流的夜总会和一流的酒吧。商业城一座连着一座，宾馆饭店到处林立。他有两次乘车经过那里，看见街上行驶的都是豪华轿车，男人们全都西装笔挺，穿和服和穿流行服装的女子们，个个让人钟情。他张眼望着街旁的那些高楼。商场门口，人们在迎来送往，大亨们昂首阔步。霓虹灯闪烁闪烁，一会儿幻化出性感美女，一会儿幻化出红绿广告。从那些有序排列的窗门里，几乎可以想象出，每扇窗门里都在演出一些醉生梦死、令人销魂的人间喜剧。

他的东京生活是从银座开始的，可是银座的生活并不属于他。

他至今记得他童年的那座大山。他出生在中国的福建南部，那座山叫天宝大山。那座山其实并不大。在漳州平原的边缘地带，有一条条逶迤的丘陵，丘陵之上耸起一座山，人们就把它叫做天宝大山了。天宝大山像闽南所有的地区一样，具有一切亚热带地区的气候特征和沿海地区的地理特征，那里气候宜人，土地肥沃。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也许不知道“天宝香蕉”和“九湖荔枝”为何物，但对于“物华天宝”的中国人来说，这两样鲜果意味着中国热带水果的珍品。有一则民间传说，唐明皇的爱妃杨玉环喜欢吃新鲜荔枝。由于当时保鲜技术落后，热带水果又极易霉变，大唐皇帝遂下令，自长安始，至天宝止，每百里设一驿站，连夜快马送荔枝。这则传说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皇帝妃子也喜欢吃荔枝。黄天民就出生在这里的一条山沟里。他家是一座简陋的土坯房。村子四周全是荔枝林，更远的地方是一片香蕉园。出生不久，家里的老人们出于望儿成龙的心理，也为了卜算孩子今后的前程造就，按照习俗在他出生的那张大红木床上，摆了几样象征性的物品让他去抓。他一手抓起一支笔，另一手则抓起一只小红绣鞋。老人们释然也惶然了。他伸手握住笔，说明是文曲星转世，以后会有大学问。他喜欢那只小红鞋，说明他以后一定会出远门，也只有出了远门才会有造就。他后来也就真的到日本来了。这也符合小时候的卜算，他到日本是来留学，出国留学当然会有大学问。至于出了国，那就不仅仅是出远门了。因为对

于那个村子里的人们来说，走出国门，是祖祖辈辈躺着做梦也没梦想过的。

他到现在还觉得自己那时候愚钝、天真而又土气得可笑。他穿了一套警服。他在国内当过交通警察和交通记者。那套警服也是他除了身上穿的外，唯一带出国的一套服装。他每天晚上8点钟从新宿的寓所出发，乘电车或者乘地铁，精神抖擞、情绪饱满地赶到银座。他朝西洋饭店走去。那是一家世界一流的饭店。饭店里住宿的全是些世界闻名的超级富翁和政府要员。他没从正门走进去。西洋饭店有东南西北四个旋转门。他从北面的一道小入口处进去。那是一个专门供低级员工们出入的小边门。然后就和他的一群同事们带上各种洗刷工具开始工作了。

他在银座的工作是洗刷饭店的厕所。

他开着他的红色公爵牌轿车，朝明治大街驶去，又朝日本桥大道驶去。那是夜间。巨大的东京在一片深邃、钢蓝色的夜空下，闪烁着奇特多彩、光怪陆离的灯光。一座座高楼的庞大楼体像一些怪物无声地朝后退去。帝国大厦、金融中心、世贸大楼……真令他眼花缭乱。

他在东京呆5年了。他打了近一年的工，接着做一些微不足道的生意，再接着他建立公司了，他买高级轿车了。5年过去后，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他的私人账户和财产清单上，居然有了近8000万日元的动产和不动产。这使他几乎大吃一惊，连自己也不相信了。他这时才确信东京是个创造奇迹的地方。他刚到东京不久，他的日语学校的一个上海同学周君就告诉他了，东京是个创造奇迹的地方。他只

是没想到，奇迹竟然出现在他身上。他不相信，可这是事实……

“你今晚看上去真美。”他侧过头望着中野洋子说。

“是吗？”她说，“谢谢。”

“我说你最好别去唱歌了。”他说。他又一次向她提出这个问题。他好几回向她提出这个问题了。

“当你的太太吗？”洋子笑笑说。

“我想是。”他说，“我想这是我们最好的结局……”

“可你，可我们……”中野洋子似乎陷入了沉思，“不行。”

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都有一块心病，那就是他是中国人，他是中国留学生，好像这种身份已经决定了他们的社会等级。他们只能在餐馆里洗碗，上中产阶级家庭里去当保姆，甚至只能到下流酒吧里去当舞女舞男。对于很多日本人来说，中国人不行，中国留学生更不行。中国人不行，是出于一种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太穷太落后了。其实日本人瞧不起中国人已经有三四千年的历史了，这几乎成了一种民族观念。中国留学生不行，是因为他们的身份有点暧昧，有点不明确。他们不像欧美的学生一样，有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作依靠，或者自己有了足够的积蓄而来留学的。他们大都两手空空来到东京，一边打工挣饭吃，一边读读书，有的甚至不读书，打工挣钱变成了目的。他们的身份因而显得尴尬，有点不伦不类。在东京，他们甚至比菲律宾的保姆、尼泊尔的装卸工还难堪。黄天民自小有一份敏感的自尊心。

“我们怎么不行呢？”他加重语气说，“我和你，怎么不行呢？”

洋子脸上露出了一种难言之隐。

“我觉得我们不可能……”

“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是个中国人，我是个中国留学生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想唱歌。”中野洋子摇摇头说，“唱歌是我的梦想……”

他认识中野洋子是在4年多前，那时她还是银座敬心病院的一个护士。他生病住进那里，认识了她。他后来教过她中文。她学的第一句中文是“我爱你”。第二回见面时，她已经是是个有待成名的歌星了。他发现她的身份很容易满足他的那一点可怜的男子汉的虚荣心。第二回见面由于冲动，也由于意外，他们很快产生了恋情。为了尽快让她成名，他尽力资助了她。他替她举办演唱会，替她买下电视转播权。那时他自己已经开公司了。这说起来有点让人难以置信，一个中国的留学生资助了一个日本的女歌星？可这是一种事实。原因是他们相爱了。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他们之间缺少一种有机的、亲和的融汇力。就好像油和水一样，作为液体交流在一起，可是却无法达到高度的亲和。从他的角度来说，过分的自卑产生的极度自尊，是他们之间的一个障碍，而她呢？她似乎有一种难言之隐。她的事业的成功与希望全在演艺界，而演艺界是个神秘莫测，甚至是肮脏污秽的地方。他从旁边望着她。他发现他确实爱她。她长了一张典型的日本少女的圆脸。她的皮肤白皙，她的下

巴十分性感。她穿一件呢料大衣，下面是一条超短裙。他从电视屏幕上，好几回就是看见她这么打扮走上舞台的。而这一身打扮就足够打动他了。他发现自己有一种很不幸的心理状态。他这一年整30岁了。他在自己的各个人生阶段里，都曾经执意地、不顾一切地爱过一个女性——他的童年的老师王愉华，他的中学同学小娜娜。可他不敢相信他的爱会实现。这是他内心深感自卑的原因之一。他发现他的爱总带着一种飘零感……

“好了，我们不谈这些了，请原谅。”他说。

“我知道我不好，对不起。”中野洋子说。

他开着车子驶进了银座。哦，我的银座。他一直把车子开进永和宫旅馆。永和宫旅馆是个小型的情人旅馆。他和中野洋子在这里开过几回房间了。他们打开旅馆的一个房间，洋子转身就靠在他的胸前了。他们不顾一切地、急急忙忙地拥抱在一起了。他吻了她的嘴唇，吻了她的小巧的、充满性感的下巴。他们一边接着吻，一边朝床铺走去。走到床前，中野洋子朝床上倒下去。

“你去洗一下澡吧，我等着你。”洋子媚笑了笑，露出一排晶莹细密的白牙齿。

他洗完澡出来，洋子已经躺在床上了。她把她的衣服随便扔在床下。

“你把头转过去，从镜子里看着我！”洋子又吩咐说。

他转过头去。他顿时看见一朵白莲花似的裸露的白躯体，从那面大穿衣镜子里缓缓升起来。中野洋子那年刚刚17岁。她的身材秀丽、匀称而又纤巧。他看见她像在舞台

上漫步一样，在床上走了两周，然后慢慢跪下去，脸上充满虔诚，祈祷似地把头伏在床上。他转过身来，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

“来吧，黄先生，来吧。”中野洋子说，“你给我的太多了，我还能给你什么呢？……”

一 灯火辉煌的地方，那里是东京

飞机降落在成田机场时，天已经傍晚了。飞机刚接触地面的跑道时，他的心也像重重地甩落在地上一样，沉沉地一坠。从舷梯上走下来，他马上试图从夜空中，从周围的氛围里，辨别出这个现代化国家与自己的东方古国的差异。他似乎发现了某些差异。那种差异来自空气中。他闻到的东京的空气含有一种清凉的腥味，一种干蒲草的香味和一种化合物的辛味。走出海关，他看见接机坪上灯光闪烁，人影幢幢。那时天虽然还没全黑，几盏明亮的无影灯已经把接机坪照得如同白昼。

你终于到日本了！

你真的到日本了吗？

那是1987年深秋的一个傍晚。他从上海的虹桥机场出关，乘飞机到了东京。每个出国的人都知道出关的意义。走出海关，就意味着你离开祖国了。那天他穿了套咖啡色的新西装。他是第一回出国，也是第一回出远门。他当然知

道，日本是个经济强国，物质文明程度很高。到那样的一个国家去，你的穿着太寒酸了，将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因而，他特意到厦门订制了那套西装。可是他也只订制了那套西装，因他的财力原本就太薄弱了。在祖国家乡时，他服务于交通监理站，因而他穿的是警察服装。出国时，他除了身上穿的那套西装外，再没别的服装，想想就把他平时穿的一套警服随便塞进皮箱里，带出国了。他提的那只皮箱很沉重，原因是他差不多整整装了半皮箱的书。当时，他是真的想到东京好好念几年书的。日本的经济腾飞是世界的一大奇迹，他太想了解日本经济发展的奥秘了。另外，他对日本的留生活已经有了种种的心理准备。他知道他得靠打工维持学习和生活，作了最艰苦的打算。他听说中国人在日本大都以开餐馆为业，出国前，他特地拜了两位厨师为师，学了样烹调手艺。他还听说日本的中式菜刀因是手工锻造的，价钱非常昂贵，出国时，他又特地带了两把家乡的菜刀。想起贺龙元帅当年就是靠两把菜刀闯天下的，他，不免觉得有点好笑。他走出海关时，就提了那只沉重的皮箱。按照他跟香港担保人黄立业先生的约定，到了成田机场时，东京会有人接他的。一走出机场，他的心情马上变得紧张起来：要是黄立业先生的指示没得到执行呢？要是接机的人耽误了接机呢？你怎么办？他正隐隐感到担心时，他看见一块上书“黄天民”的木牌在人群的头上晃动，心里不禁一阵惊喜，甚至感到意外。他连忙走过去。

“谢谢你，我是黄天民！”他有点激动、有点结巴地用汉语说。

“你辛苦了，一路顺利吗？”那个人也用汉语说。

.....

他后来把他在东京开办的那家食品录像带公司叫作“古大陆”公司，是因为他发现中国人确确实实太多了。在中国本土上，中国人多那是没说的事。可是在东京，那里也有很多中国人。而实际情况是，在我们这个可爱的地球上，几乎每个地方，每个人群聚集的角落，到处都有中国人。中国人很早就飘流海外。他们往往在侨居地住下来后，就在侨居地落地生根，繁衍子孙。所以说，对中国人的口统计是困难的。有统计资料说，中国本土以外的海外华人多达8000万人；又有统计资料说，海外华人多达两个亿。总之，任何统计和估算都说明中国的人口确实太多了。

中国人无论到了什么地方，都保留了他们的一些特点。比如，中国人讲究烹调艺术和饮食文化，因而，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那里必然有中华菜馆。中国人喜欢带有儒教传统的神秘文化，因而，只要在华人聚集的地方，那里必然有鬼怪志异和侠客武打的神话和传说。

他开办的“古大陆”公司是家专门经营录像带和方便食品的公司。他的经营对象全是日本华人——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人，以及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人。

他经营的录像带业务是出租业务。他购买和录制了大批的大陆和港台的娱乐片，然后根据客户的需要，送货上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日本的录像机已基本普及了，因此客户的需要量是不小的，租一部片子是1000日元。他专门出租大陆和港台娱乐片，特别是港台武打片，原因是他

的经营对象全是中国人。还在开办公前，他就有了一个奇异的发现：凡是华人，无论你是从哪个国家、哪个地区来的，都会喜欢带有神秘色彩的、有着很浓的中国风味和中国气派的武打娱乐节目。它甚至已经成了华人社区的一种文化特征，成了华人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娱乐项目。

他经营的另一种业务是送卖中国的方便食品，特别是台湾食品。台湾在六十年代就对世界开放了，因而东京有大批的台湾人。他是在中国福建的南部出生的。闽南和台湾仅一水相隔，两地的风俗习惯几乎毫无二致，经营台湾食品，那当然是更容易入手的事。他的公司卖深受台湾人和闽南人喜欢的各种卤料，还卖咸水鸭和扒鸡，也卖卤鸭杂碎。你要什么食品，打个电话过去，他马上派人送货上门。一盒卤鸭块 2000 日元，一只手扒鸡 4000 日元。他经营的方便食品因而极受东京的中国人——台湾人欢迎。

他的经营对象全是中国人，而中国人大都是亚洲那条古老的大陆繁衍出来的，他因而把他的公司叫作：“古大陆食品录像带公司”。

.....

而他第一回印证世界上的中国人很多，则是因为那个到成田机场接他的人本身就是个中国人。他原以为到了东京，肯定会有一个矮矮胖胖、浑身长得圆溜溜的日本人，从那里钻出来接他，没想到接他的人就是个中国人。那个人接过他的皮箱，领他上了一部面包车。上车后他望他一眼，才注意到那是个 30 来岁的青年人。他留了一个小分头，头发梳得发亮。他身上西装笔挺，领带艳丽，但看上去人很随

和,而且表情亲热。

“老板,你贵姓呢?”他问他。

“我姓陈,叫陈丰村。你叫我小陈好了。”陈丰村说。

“你也是中国人吧?”

“我老家在台湾,现在定居日本。”

汽车那时已经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正朝灯火辉煌的、巨大而且神秘的东京市区疾驰而去。他后来才知道,台湾陈丰村先生是受黄立业先生之托,到成田机场接他的。他知道他是个台湾人后,就叫他台湾陈了。台湾陈在东京的一家名叫“黑克侠”的录像带公司里当职员。“黑克侠”公司跟他的香港联系人黄立业先生有业务往来,他出国留学的事宜就是黄立业先生委托他们代办的。“黑克侠”公司?怎么叫“黑克侠”公司呢?他一听感到奇怪,在东京怎么会有这种中国的鬼怪味儿极浓的公司呢?他后来才知道,那是家专门经营港台录像带的公司,所以才叫了那么个怪诞而又恐怖的名称。他后来创办“古大陆”公司,就是借鉴并且是从“黑大侠”公司分离出去另起炉灶的。他和台湾陈随便交谈着,汽车很快就驶出了全封闭的高速公路。他是在骤然间,也就是说在他没意识到的情况下驶进东京的,驶进那片用灯火和楼影构成的纷繁世界里的。

“这里就是东京都的中心新宿了!”台湾陈介绍说。

“东京,我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认识你呢?”他在心里想,“你知道我来自什么地方,你能接受我吗?”

他在一片眼花缭乱和不知所措中,看见台湾陈把车停了下来。他们的面前耸立着两座并排的大楼。